

▲ 张建春 小说作品

晨 光 (外二篇)

竹 边

早晨，微雨。
南还是早早起床，有鸟叫三五声，南听出是鸟鸣的叫。

南出门，步子不紧不慢。南一年四季走相同的路径，出小区，过绿化带，走小路，沿河走，到铁路桥下，之后折返，时长约一小时二十分钟。

风雨无阻，南准时出门，一天叠加一天，将一段路完完整整地走完。

南还拿着手机拍照，春天拍花，夏天拍绿，秋天拍果，冬天拍雪。

南的手机镜头里天天有新内容。早起的花含露，花蕊探入浅暖，若有三分的贪婪，估计是露水太好喝了，让花蕊少了矜持。秋果一定是酸涩的，南不尝也知。围绕果子的虫子不下口，转来转去，强壮的虫子不时赶走弱小的虫子。

绿色分层次，鹅黄、嫩绿、老绿，在光的不同角度照射下呈现出不同的绿色波纹，诗意得很。雪天，鸟总是成双成对躲在树上相互取暖，拍摄时南的手冻得通红，心却是暖暖的。

每天，南会选几张拍得好的照片发给薇，薇的头像是一枝蔷薇花。

南天天早晨给薇发照片，已经习惯了，不发南就感觉腰酸腿痛，走路都没劲儿。可是，从不见薇回复，是薇不喜欢，还是薇仍在梦中未醒？

南突然想到有人说过，她不回你消息，一定是在和别人说话；水龙头忽冷忽热，一定是有人在用。南咧咧嘴，眼中竟有泪花。

这天，碎碎的秋雨在河面上飘来飘去，再碎的秋雨也是湿衣的。南将防雨的外套裹了裹，尽量走在河堤的树杈下，秋叶变黄，又是一种美。

有船驶过，南将手机镜头对准河水中行进的船不停地拍摄。突然，船上一个姑娘走上了船舷，手机恰好拍下了姑娘行走的过程。

好漂亮的姑娘，好婀娜的身材。对着拍下的一帧帧照片，南有些发呆。无疑，不经意间抓拍下的照片可能更美。

南翻动刚拍的照片，将几张模糊的删了，剩下的几张以船为背景，唯独将姑娘凸显出来，一种摄人心魄的美令人呼吸急促。

发给薇吗？南犹豫了。南似乎看到了薇皱起的眉头，薇是个有洁癖的人，感情上也干净得很。南苦笑了一下，把手机上姑娘的照片一张张删了。

今天还有好的照片可发吗？走进了绿化带，南的眼睛一亮，新长出的绿叶上浮着一颗颗大大的水珠，晶晶亮，而水珠边结香的蕾正在长成。

南连拍几张，一起发给了薇。秋天里，花蕾有雨滋润，花香还远吗？南好生期待，能有一声回复。

回家，门缓缓打开了。南一眼看到了客厅桌子上的手机，手机显示，微信有几条信息待读。

南抬头，老伴薇的照片挂在墙上，对着南微微地笑，仿佛在说：“读过了，读过了，秋花香呢，香。”

南摸摸自己的银发，深深地叹了口气：晨光还在，窗外桂花香，明春的蔷薇才更香呢。

节气刚过小雪，头几天是雾和雨，这几天，雪花纷纷扬扬飘起来，路白了，树白了。

白得最充分的还是竹园。竹叶厚，把雪花挽留住，像个好客的主妇。竹子是楠栽下的，几十年光景了，那时楠还年轻。

楠栽竹时是在冬天，地冻得实实的，挖不动土，楠揽来柴火，点起火，挖开土，将竹子根栽了进去。三棵竹根被栽进了还有余温的土墩子里，楠心中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土墩子一定会让竹子站满，土墩子一定会成为竹园的。

栽竹的地方是个土墩子，土墩子方圆四五亩，有说是古墓，有说是烽火台，有说是古城池，没个定论。但高高的土墩子上长有杂树，多是椿树和鸡矢藤。土墩子很高，杵在楠家的门前。楠在土墩子上栽竹，能不能栽活还是个问号。

楠冒着严寒栽竹子，有一双眼睛在远远地关注他。关注楠的是邻村的惠，距离远，惠看不见楠的身影，但惠看到楠点燃的火。惠流泪了。惠在心里喊了声楠哥哥。

楠栽的竹是惠从自家门前的竹林里挖出来的，惠就要嫁到楠的村子里来了，可嫁的人不是楠，是村子里的二瓜，二瓜弱弱的。

惠是来探亲的，惠的哥哥找不到老婆，二瓜有个姐姐。

惠哭天喊地，没办法，只能认命。而惠爱的是楠，楠一心爱的是惠。楠要抗争，惠抱住了楠，说，认命吧，下辈子。

楠在惠嫁到村子的前一天栽下了三棵竹子，一棵是自己，一棵是妈，另一棵是谁？楠没想好。楠的爸去世早，是妈把他拉扯大的。

竹子栽下，天空飘起了大雪，是那种村里人称为“黑雪”的大雪，“黑雪”是灾雪。“黑雪”盖住了土墩子，也把栽下的竹子深深埋了起来。

楠是一大早离开村子的，离开前，楠扒去了自家草房房顶上的积雪，对着土墩子望了一眼又一眼，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子，留下了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

惠嫁进了村子，和二瓜过起了日子。

惠爱到土墩子上去，或砍把草，或拽根树枝。但明眼人看得出来，惠是奔着竹子去的。春天，三棵竹子发了枝，都冒了笋。惠给竹子砍出空间，天旱时还让二瓜提水，浇竹子。惠还在三棵竹子边撒了鸡毛，怕牛舌卷了竹叶。

两年、三年、好多年，惠都是如此，眼见着土墩子上的竹子越来越多，长成了实实在在的竹园。

有人来观赏竹园，惠总是告诉人家，竹子是楠栽下的，楠哥说三生万物，三棵竹子生了何止一万棵竹子。

楠离开村子后，很少回来，回来也是匆匆地回来，再匆匆地离开。

楠和惠碰过面，楠只是点点头。倒是惠大方些，追着说，楠哥哥，竹子活着，一大片绿。

楠把目光埋进竹园里，好绿的天地。实际上楠的眼睛是湿的，湿成了河。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楠的头发花白了，他从城市回到了村子。

惠和二瓜没离开过村子，他们隔

三差五进竹园，砍杂树，也将枯死的竹子砍去，惠有心，还专为最早栽下竹子的地方留了小路。

小路悠悠，楠在小路上行走，翠绿染透胸怀。

惠和二瓜都老了，他们相搀着来看楠。惠喊了声，楠哥哥。二瓜叫了声，楠弟。二瓜比楠大了几岁。

楠响亮地答应了一声。楠心中一亮，另一棵竹子是谁，楠有了答案。

围绕竹园，楠想干很多事。

知 音

麻叔是傍晚时到的村庄，他推着辆半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车上驮着被子、衣服、洗脸盆等日用品。

让村里人感兴趣的是麻叔自行车上挂着一把截掉了龙头的二胡，二胡在晚霞的照耀下，闪烁着光彩。

麻叔脸上并没有麻子。他是被下放到村子里来的，他说自己姓麻，让人喊他麻叔。

村里老人问麻叔：犯了何事被下放？

麻叔不吭声，面无表情。

村里人就不再问了，把疑问憋在心里。憋心里的事多了去了，不差麻叔这一桩。

麻叔长得清秀，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村里人判断得不错，麻叔安顿下来后，就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往城里去，回来时，自行车上就会驮着一捆一捆的书。

麻叔的家安在村西头的一间草房里，草房是刘五爷腾出来的。刘五爷一个人住了三间草房，村里主事的人和刘五爷商量，借一间给麻叔住，村里一年给刘五爷一百斤稻子。

刘五爷没说话，同意了，他对内封了个门，对外开了个门。麻叔有了一间草房，也就有了个家。

刘五爷曾有过老婆，日子难过，老婆跟放蜂人跑了，刘五爷成了寡汉子。麻叔呢，不见有女人陪着，估计也是个打单的人。刘五爷想问，但没问出口。

村里人给麻叔支了口锅，又给了一堆柴火。明摆着，麻叔得自个“自煮”的人。

麻叔不会烧锅，灶膛里的火挑不明，烟在草房里绕来绕去，又穿过墙缝钻进刘五爷的草房。

刘五爷带着猛烈的咳嗽声进了麻叔家，说，火要空心。说着把灶膛的火挑明了。

刘五爷发了话，一人是烧，加个人也就添把米。意思是让麻叔别开火。麻叔带着泪水，点了点头。泪是烟熏出来的。

清清秀秀的麻叔跟着村里人一起下地干活。麻叔不会干活，栽秧前栽后漂，割稻一根根砍，锄地“猫盖屎”。他干下的活要人烦神，刘五爷跟在麻叔后面，不知为他“擦了多少屁股”。

刘五爷不烦，就当麻叔啥也没干。刘五爷心里想，说是下放，城里人终究是要回城里去的。

女人们在田里说个不停，东家长西家短的。吴二嫂是妇女的头儿，能干，嘴快，人长得也好。

正是栽秧日，麻叔埋头干活，吴二嫂没话找话。

吴二嫂说，麻什么，你的秧栽得是牛屎路！

麻叔的秧栽得确实不成行，歪歪

扭扭不说，还漂秧。

麻叔不敢搭腔，只埋着头“吭哧吭哧”地笑。

女人们起哄，说，麻叔细皮嫩肉的，要吴二嫂帮一把，帮好了，好吃唐僧肉。

女人的话没个头，麻叔更不敢说话了。

吴二嫂骂女人们，再扯，秧不生根了。

吴二嫂帮着刘五爷，把麻叔栽漂了的秧重新栽上。

晚上，村里飘起了二胡的哭腔，是麻叔坐在门槛石上拉的。

刘五爷竖着耳朵听，一个音符也不落下。刘五爷以为自己听懂了，听着听着老泪就咬在了牙关里。

村里还有个人在竖着耳朵听，是吴二嫂。吴二嫂听着听着心就随着二胡的声音走了，走得远远的。吴二嫂的丈夫在边关。

吴二嫂少有流泪的时候，但麻叔的二胡曲让她流泪了。

田里的活还是要干的，田地不兴，肚子非得饿着。

麻叔混在干活的人群中，弯腰或者直起身子总能碰到村里人的询问，麻叔晚上拉的是什么曲子？

麻叔不厌其烦地回答：《二泉映月》。

有人说好听，有人说哭腔，听得难受。

刘五爷不说话，吴二嫂也不说话。几乎是天天晚上，麻叔都要拉上一曲，《百鸟朝凤》《丹凤朝阳》《赛马》《喜洋洋》等，麻叔心中的曲子多，二胡的演奏声传得很远。

刘五爷雷打不动地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听麻叔拉二胡，有时笑，有时落泪，有时还跑过去看看麻叔拉二胡的手，有时看看麻叔微闭的眼睛里透出的光。

麻叔很是沉静，麻叔无话，二胡似在代他发言。

吴二嫂也放下手中的活儿听二胡曲。她听懂了，就跟着节奏哼几声，听不懂时更是竖起耳朵，仔细听。

但吴二嫂不向麻叔讨教，她等着下次再听，她觉得自己总能搞明白的。

吴二嫂的丈夫对吴二嫂好得很，月月寄信。吴二嫂喜欢听着麻叔的二胡曲看信，永远看不够的样子。

天天如此，村子的夜晚弥漫着音乐味。

一个月圆之夜，麻叔在门前的月色下，破天荒地将二胡曲拉了一首又一首，有过去拉过的，可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拉，如泣如诉。

麻叔边拉边流泪，泪水在脸上流出了一条路。

刘五爷听得入迷，紧要处竟“哇哇”地大哭起来。

吴二嫂也在听，听到半夜，伴着二胡曲进入了梦乡，丈夫就要回来探亲了。

二胡曲飘到了黎明，不知不觉苍哑了。

麻叔走了，在村里人不知不觉中走的。

刘五爷眯着眼，他看到麻叔推着自行车，把二胡在手上扬了又扬。

刘五爷没打招呼，麻叔的二胡曲里好像有这样的交代，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

刘五爷把麻叔住的草房的门加了把锁，他对村里人说，麻叔好多曲子是拉给女人听的。

山村小曲 (外二首)

刘 枫

远山挽不住余晖
些许阳光仍留恋枝头
树荫下的纺车，嗡嗡作响
摇晃着野花放学的孩子
在四周奔跑飞翔
偶尔蹦出几只小花狗
飞来几只蜻蜓……

天边
挂满烧红的云彩
清清的河水
闪耀金色的波纹
樵歌唱弯山路
接走回家的落日
山村的暮色悄然而至

今夜回乡

今夜回乡，我的故乡在村头
有一个水塘的地方

居住过的那间瓦房
灯早就不再点亮
徘徊熟悉的塘堤
走了一圈又一圈
母亲唤我回家吃饭
那些温柔亲切的声音
却再也不会再在耳畔回响

早已深藏的人和事
如灰烬复燃
星星点点黏合记忆
一桩接一桩
从村头的水塘
到挥手送别我的路口
都让我的思绪如此惆怅

如今已物是人非
一切都改变了模样
只剩下房前的老樟树
依然在沉思中饮尽黄昏和夕阳

老家

老家，说远也不算远
只是一张车票的距离
母亲说
家里的门永远遮掩着
等花妮回来

城市，一切应有尽有
走遍了大街小巷
却听不到
那声亲切的呼唤……

下次 (外一首)

阎小波

你说下次
我希望能 永远的下次
把承诺延期
如同保留一坛封存多年的美酒
放得越久 越醇香

我把月光 收集在碗中
就着光的温度 隔空对话
听着灯红酒绿下
一曲温婉的南音
注入一江不回东流水

你说下次 撑一舟蓑衣
逆江而行 执一支丝竹
向天而歌

而我在山之南 水之畔
种下一棵桃树
我在树下 坐等花开

麻雀

春天 遍寻昆虫
夏天 挑食草籽
秋天 留恋谷田
冬天 翻雪雪地

一年四季
不肯迁徙的动物
到底是慵懒
还是倔强

问 渠

张勇利

我喜欢转山，一个人开着车，遇到岔路便拐进去，因此我经常发现一些不易为常人所见的环境。

问渠为山行至趣，山水相依，清泉润泽，山显灵性。自然溪流虽美，却难以亲近。人工水渠穿山越岭，平坦岸畔，步履轻松，既赏自然，亦赞人力。

印象最深的水渠有两处。其一近，其一远。近者，从潮州城出发，过金山桥，出意溪，沿县道行进，不过六七里。山名草岚武，这里群山连绵，多峰并峙，山高、林密，谷深、涧幽。水渠隐于其中，若神龙见首不

见尾。

我沿水电站引水管登百级台阶后，得见水渠真容。高山水源丰沛，渠水湍急。窄渠旁崖岩倒悬，树木斜出如迎客松。

继续前行，渠道渐渐变宽，水势亦壮。行不多远，又遇一水电站，这才恍然大悟，先前所遇为二级水电站，这里才是一级水电站。沿一级水电站的巨型输水管拾级而上，山体更高处有另一条水渠，与下面的这条水渠大体平行。高处的水渠一端连着水库，水库不算大，但出现在位置如此之高的地方，堤坝雄

伟，令人叹为观止。

水渠和水库再往上的山中有一处农场，农场里面有池塘、茶园、菜地、果园。农场老屋存有古制茶器，环顾四周，唯见一孤峰，犹如天上人间。

凤凰溪，又名溪美溪，是潮州代表性水渠，源头在凤凰水电站，景观似都江堰“分水鱼嘴”，水电站建筑风格古朴。

就规模和工程难度而言，这段水渠自然无法与河南林州的“红旗渠”相提并论，但它的壮美与秀丽自有南国的特质。离水电厂不远，水渠拐弯

处，左侧山体上有一片黑色的崖石，壁立千仞，犹如一面巨大的古镜。水渠右拐，犹如一座石质渡槽连接，引至对面山腰，沿着山势褶皱，一路迤迤南下。两边山坡上，受此水渠灌溉的梯田层层叠叠，其间种植的凤凰单丛郁郁葱葱，恍若绿云。凡有潮州人足迹，便有工夫茶，既有工夫茶，怎能少了凤凰单丛？

凤凰山常年云雾缭绕，所产单丛茶驰名海内外。沿着水渠行进，人在山腰走，云从足底生。渐渐明白：问渠，实为自问，是对自我的确认，也是对大地的叩问，对山水的致敬。

